

大学语文

选 讲

(修 订 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语文选讲

(修订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语文选讲 (修订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南通韬奋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75 字数: 370千字

印数: 0.001—120,000册

1984年10月第一版 198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7135·118 定价: 2.10元

编辑说明

这本《〈大学语文〉选讲》是根据有二十所高等院校同志参加编写、由徐中玉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修订本）编写的。目的是为了给使用这本教材的教师和同学在备课和自学时有所帮助。对爱好文学的读者也是很合适的辅导材料。

本书所辑的不是教案。古文说“文无定法”，写文如此，讲文也是如此。一篇课文该怎么讲，可以根据文体的特点，学生的需要和教师各自的教学经验与讲课风格而不同。因此，这里所选的讲稿，有的是结合文体的写作特点来讲的，有的是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指导的，有的偏重于发掘精深的涵义，有的串插着必要的文化知识。讲法也各有不同。有的精于考证诠释，有的善于启发诱导，有的字斟句酌、严谨含蓄，有的阐述透辟、淋漓尽致，我们希望这本书不仅在阅读、欣赏、写作借鉴方面对读者有所帮助，而且在如何评述作品、讲解作品方面也有所启发。

为本书撰稿的大部分是富有教学经验的教授、副教授。书中有部分讲稿是根据他们的课堂实录整理成文的。少数篇目有两篇讲稿，因各有所长，故同时选用。

本书于一九八二年初版，这次再版时，重新调整了目次，并根据《大学语文》（修订本）增添了若干新的篇目。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大学语文》教学协作组

1984年1月

目 录

我对“大学语文”这个课程教学的一些看法·····	徐中玉 (1)
谈谈大学语文的诗词教学·····	匡亚明 (11)
诗 经	
邶 风·····	程俊英 (19)
采薇·····	程俊英 (27)
左 传	
秦晋殽之战·····	曹融南 (34)
秦晋殽之战·····	苏仲翔 (40)
国 语	
召公谏厉王弭谤·····	黄昌汉 (43)
论 语	
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芮 范 (48)
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杨志华 (51)
孟 子	
齐桓晋文之事章·····	黄昌汉 (59)
庄 子	
惠子相梁与庖倖承蜷·····	万云骏 (66)
屈 原	
湘夫人·····	顾易生 (73)
桔颂·····	顾易生 (79)
宋 玉	
风赋·····	朱碧莲 (83)

李 斯

谏逐客书·····曹融南 (89)

司马迁

6 管晏列传·····邱瑞平 (94)

班 固

苏武传·····李宪昭 (102)

汉乐府

陌上桑·····侯镜昶 (114)

曹 操

短歌行·····徐 鹏 (125)

王 粲

7 登楼赋·····张永鑫 (130)

陶渊明

归园田居(五首之一)·····曹融南 (134)

咏荆轲·····曹融南 (141)

刘义庆

《世说新语》四则·····杨积庆 (146)

过江诸人 陶侃 郁超

石崇要客燕集

王 勃

滕王阁序·····吴调公 (151)

王 维

山居秋暝·····许永璋 (158)

李 白

蜀道难·····王运熙 (161)

登金陵凤凰台·····匡亚明 (168)

杜 甫

羌村三首、蜀相、登岳阳楼·····马茂元 (172)

羌村三首、蜀相、登岳阳楼·····许永璋 (186)

岑 参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朱正仕 (196)

韩 愈

♫ 进学解·····施蛰存 (201)

柳宗元

种树郭橐驼传·····翁德森 (213)

始得西山宴游记·····叶百丰 (219)

白居易

长恨歌·····许永璋 (227)

李 贺

雁门太守行·····杨志华 (236)

李商隐

无 题 锦瑟·····陈伯海 (241)

柳 永

雨霖铃·····陆 坚 (247)

欧阳修

♫ 秋声赋·····颜 玲 (253)

王安石

读《孟尝君传》·····叶百丰 (259)

明妃曲·····吴熊和 (261)

沈 括

《梦溪笔谈》三则·····谭惟翰 (265)

阳燧 红光验尸 船坞

苏 轼

教战守策·····种明章 (268)

19 前赤壁赋·····叶百丰 (274)

20 江城子·密州出猎·····王水照 (282)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王水照 (289)

李清照

声声慢(寻寻觅觅)·····万云骏 (294)

陆 游

关山月 诉衷情 沈园·····吴熊和 (299)

辛弃疾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匡亚明 (308)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万云骏 (316)

文天祥

正气歌·····杨积庆 (322)

正气歌·····金启华 (321)

张养浩

山坡羊·潼关怀古·····万云骏 (331)

睢景臣

般涉调·哨遍 高祖还乡·····万云骏 (337)

16 王实甫

西厢记·长亭送别·····高建中 (343)

归有光

17 项脊轩志·····叶百丰 (352)

汤显祖

牡丹亭·游园·····吴新雷 (357)

蒲松龄

席方平·····金伟源 (365)

姚 鼐

登泰山记·····叶百丰 (372)

秋 瑾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袁 进 (377)

梁启超

论毅力·····范培松 (382)

林觉民

与妻书·····梁尚玉 (387)

鲁 迅

秋夜·····茂谷融 (394)

白莽作《孩儿塔》序·····陈孝全 (412)

巴 金

爱尔克的灯光·····冉忆桥 李振潼 (417)

朱自清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邱庞同 曹文彬 (423)

冰 心

往事(二之三)·····陈钟英 (429)

叶圣陶

潘先生在难中·····秦 媛 (435)

徐志摩

再别康桥·····谭惟翰 (441)

张天翼

华威先生·····冉忆桥 (446)

吴伯箫

难老泉·····汤逸中 (455)

屠格涅夫

门槛·····王智量 (460)

托尔斯泰

舞会以后·····王智量 (467)

高尔基

 鹰之歌·····熊玉鹏 (473)

莫泊桑

 绳子的故事·····陈 挺 (479)

欧·亨利

 麦琪的礼物·····陈 挺 (435)

我对“大学语文”这个课程 教学的一些看法

徐 中 玉

—

许多高校现在已经开设了“大学语文”课，更多高校正在积极准备开设这个课。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一个新课，因为近年教学计划里并未规定有这个课。有的同志认为这个课程其实并不新，只是已经多年没有开它罢了。后面一说是有理的，因为解放头几年很多高校（包括理工农医各科）确实都开过“大一国文”，郭绍虞、章靳以等同志还新编出了教材。至于解放前，那是一直有这个课的，名称或作“中国文学名著选读”，或作“文选及习作”，口头通称则为“大一国文”。那个时候，中文系教师凡是“专任”的，总得担任三门课的教学，其中大多数得担任一门“大一国文”，随便分配在全校的各个系科里。每学期除讲文章外，必须要学生做五、六次“作文”，尽可能仔细批改了发回去，还要作些综合性的评阅指导。后来为什么统统取消了，只让中文系的学生还保留着，究竟有多少理由，我已想不完全。大概认为这门课对中文系以外的大学生没有什么用处。公共必修课越来越多，在感到学生负担过重的时候，可能以为取消这门课程是最合理的事情了。不是现在也还有些同志在重提这一理由以反对重新开设这个课程吗？

但前面一说也不是全无理由。倒不仅因为多年来中文系以外的各系教学计划里没有列入这个课程，更因为今天开设这课，其目的、要求和任务，都还应当比之过去有更新、更高的东西。那就是，在拨乱反正，国家需要迅速实现四化的今天，各科大学生都要有更高的文化修养，都更应重视精神文明。不要以为我们只缺少物质文明，只需要重视物质文明，我们同样缺少精神文明，更加需要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固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也是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和保证。“理”要重视，“文”亦决不可轻。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和教育界同志提出必须重开“大学语文”课，当然不认为开了这个课就能够完全解决各科大学生的文化修养和精神文明问题，但无论如何，开出这个课，教好学好这个课，对解决这个重大问题是大有帮助的。很难想象，连本国一些最著名最有历史进步意义和艺术成就的作家作品都毫无知识或极不了了的大学生，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即使这个大学生已做到文字清通，如果他非常缺少这种知识和鉴赏的趣味与能力，他照样还是不能算作合格的。已经有许多“理”科专家谈过“文”的修养曾如何帮助了他们对“理”科知识的学习和传布，他们也成了在理、工、农、医各系科开设“大学语文”课的积极鼓吹者和支持者。更不要说应有的文化修养和精神文明曾如何帮助许多同志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课既是老课也是新课。是老课，便不是谁在无事生非，硬要再加重学生负担，过去的经验和成效不可轻视，不容抹杀。是新课，便应当不满足于多读一点文章，写通一点文字，而要通过某些代表作品的学习和领会，使学生从中汲取文化上、精神上、道德品质上等多方面的营养，有助于他们既能在物质文明方面有所贡献，同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也

作出成绩来。两者都是四化建设的急需，原也是完全可以互相促进，一同成长的。

二

有人说，“大学语文”是个补课性的，过渡期的课，一旦中学里的语文水平提高了，这个课在大学里就无须开设，因此说它是“短命课”。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它必然是门“长寿课”。

当前中学里的语文水平诚然还有待大力提高，而且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有许多原因，要扭转这种局面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努力。但即使中学的语文水平提高了，难道“大学语文”这个课就不必开了，“大学语文”课的教师就无事可作，必得改行了？绝不会的。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不仅国外许多著名的大学都在更加重视其本国语文的学习，不少驰名国际的理工科大学都开设了文科学院，就在我们国内，也有不少高等院校已在朝这个方向积极努力。而首先开设的便是“大学语文”课。它们中很多已经上马或即将上马。有的已作出了明显成绩，取得显著效果。这决不是谁在搞一窝风，而是学术发展本身的一种必然趋势和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需要，在推动着这个共同的事业。

过去学术分工太细了，细到了“文”完全不必学“理”，“理”可以完全不必学“文”。甚至同在“文”科，中文系不必学历史，历史系不必学中文；尤其不合理的事是：即使同属中文系，学现代文学的可以忽视古典文学，学古典文学的可以脱离现代文学。以致知识面变得极窄，看问题鼠目寸光，局限于一个小小角落，没有比较，没有相互促进，似乎专业目标明确，其实并未看到社会、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根本需要，看到整个学术有其密切的内部

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上学科间的综合研究，建立边缘学科，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呢？怎么谈得上培养全面发展的通才呢？

应该说，在高校各科开设“大学语文”课，正是由于世界学术发展出现了“分多渐合”的一种趋势，我们是在作适应这种趋势的一个初步努力。目前虽还是尝试，终必大为发展。这个课之所以必然是“长寿课”，主要因为它是在适应这种普遍巨大的需要，适应世界学术发展趋势的需要和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需要。

“长寿课”当然也要暂时担当起过渡期的补课任务。好不容易考进了各类高校的不少大学生，包括许多在职自学的同志，还缺少必要的文化修养，甚至连写简单的文字也不甚清通，要不要给他们补一补呢？需要的，应该的。只要是培养人才的急需，我们就该乐于担任起来，大家也一定会乐于担任的。但这个课程，显然有其长期的，更深广的任务。

我们的任务只会更多，更艰巨，更需要进行深刻的研究，国家和人民期望我们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的生命总是短暂的，而这个课程的生命却一定是长寿的，我们的问题乃在于应该决心把这个课程的教学任务完成得更好一点，让有益的经验教训留给后来的同志们去吸收、利用。

三

有人说，“大学语文”这个课程很普通，容易教。难道这个课真是很容易教吗？随便找一个什么人来都能教得好，使学生深深得益吗？

我敢说，完全不是这样。对这个极端重要、极难教好的课程居然有人会有这样的看法和想法，实在令人惊讶。对一位学识

渊博、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来说，担任这个课也许并不困难；但真要教好，却也并非易事。如果一个初担任教学工作，或者根本没有教过这个课的人也这样看这样想，那可以说他实在有点缺乏自知之明了。

我既读过“大学语文”，也教过多年“大学语文”。教我“大学语文”的老师是当时已成为《楚辞》研究专家的游国恩先生。我的其他老师如冯沅君、陆侃如、李笠等先生都多次教过这个课。我知道更老的前辈如郭绍虞、朱东润、许杰等先生亦是如此。听说在老清华，还一定要最有经验的教师如朱自清、吕叔湘等先生担任这门课，很多人想教还轮不上。我在一九四一年开始在大学教书起，一直到解放后这个课被无形取消，几乎没有中断过这个课的教学。开始教这个课时，我总算已在研究院毕过业，也出版过几本小书了，原亦认为教这个课大概不致很难；可是事实不然，教得很不成功。主要是文章面广，自己的知识却既窄又浅，不能通过艺术分析显示作品的生动思想，干巴巴只会开中药铺。不良的反映使自己既惭愧又气馁，是老师们的帮助、同学们的建议和不断的实践才使我逐渐有所改进，勉强得以在讲台上站住了脚。要知道，那时是凭学年结束时接到接不到聘书决定教师的生活遭遇的，不象今天这样有社会主义新制度的保障。旧社会当然早有“关系学”，但想在一所有名望的大学里单凭“关系学”混日子，倒并不容易，因为教师得面对学生，而学生如果由于你不负责、没长进，便留他们不住。那时你就得“卷铺盖”，请“另谋高就”。这种压力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早已除掉，这是旧社会中不能想象的。怎么可以因为生活有保障，学生守纪律，反而不加倍努力改进工作，或者挑挑拣拣，存在愿意教这不愿教那的胡涂念头呢？

教课质量的高低，绝非决定于设课的时间在高年级还是低

年级。大学低年级多是必修的基础课，教好了对学生有大功，能使他们一辈子受益。基础课放在低年级上，这是由于学习程序应该这样安排，以便逐步前进，绝不意味这些课可以低要求，低质量。恰恰相反，今天各校都在安排知识丰富有教学经验的同志担任基础课的教学。“大学语文”课必然也要这样办。在大学里，每个课程都有它的特点和要求，都能造就自己的专家。不同课程的专家是无法替代也没有高低之分的。教“大学语文”课，需要博通古今中外，具有广阔的知识面，还要有综合的运用能力，并能循循善诱。怎么能说教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的专家比教“大学语文”的更高明些呢？你只要能很好地完成了“大学语文”这个课的教学任务，使学生得到了应有的知识，具备了应有的理想、道德、风尚、技能和修养，你就是对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的专家，就会受人尊敬。问题决不在教的是哪一年级的课，或者哪一系科学学生的课。我们不是也非常尊敬幼儿教育的专家吗？再说，教了这门课，不同样也可进行科学研究吗？所以问题的关键乃在自己有无责任感和精益求精之心，如果对这项工作有极大的热情，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也是能成为一个本行的专家，对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做出贡献的。

四

这本“大学语文”（修订本）教材，内容大多是古代散文，有少量古代诗词，一部分现、当代和外国作品。虽然已经在各方面专家和读者的帮助之下作了些改进，但不少问题还有待于使用这个教材教学这个课的师生同志们今后继续一道来深入探讨，不断改进。

很多青年大学生非常爱读我国古代的文学名篇。古代文学名篇虽然不免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有其局限，但有些作品具有很

强的人民性。虽然距离我们的时代已经很远，但它们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仍可以鼓舞人们向反动腐朽事物进行斗争，仍可以引导人们积极向上，力求进步，或者热爱祖国，热爱科学，或者丰富人们的知识，培养人们的高尚情操，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从许多老革命家的回忆中，我们知道，陆游、岳飞、文天祥等人的爱国诗文，曾如何深深地感染过他们，使他们对过去多难的祖国忧愤激动得无法平静，推动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难道久经历史考验的古代文学名篇今天已不能再起类似的进步作用？毫无疑问，还是能够的。它们所起的作用随着我们学习研究的深入还将继续扩大到更多的领域。鲁迅早就指出：“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1934年）

虽然如此，我的看法却是“大学语文”课的教材不必全限于本国作家的作品，也不必过多选入古代作家的作品。外国古今的名篇（当然以短篇为宜），也应该占有一定的分量。同时，本国现代当代的名篇，需要增加。总之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篇都要选一部分，这次的“修订本”对此已有所注意。究应保持怎样的比例才较适当？希望有关师生共同讨论，希望能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的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列宁指的是“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范围极大，“大学语文”教材虽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部，当然也应按照列